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百六十六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八

武功部十三

間諜行惠

占候示信

務德

間諜一

增太公六韜曰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

之意以為間諜

原孫子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

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

以其預先知敵人之情而制勝之道皆中敵人之隙也

先

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

人而知敵之情也故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

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鄉間者

因其鄉人而用之者也

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

內

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者也

因在其官失職者若刑戮之子孫與受罰之家因其

有隙就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者也

敵使間來視我

重許反使為我間也蕭世誠曰言敵使人來候我我死

佯不知而示以虛事前却期會使歸相語故曰反間

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者也

作詐誑之

事於外佯漏洩之使敵間知之吾間至敵中為敵所得必以誑事諭敵從而備之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又云

敵間來間我誑事以持歸然皆非所圖也二間皆不能知幽陰深密故曰死間也蕭世誠曰所獲敵人及已叛

亡軍士有重罪繫者故為貸免相勅勿洩佯不秘密令敵間竊聞之吾因縱之使亡亡必歸敵必信焉往必死

故曰死間生間者反報者也擇已有賢才智謀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

彼所為已知其實還報故曰生間故三軍之親莫親於間若不親撫重以祿賞則反

為敵用洩我情實賞莫厚於間厚賞之賴其用事莫密於間間事不密則為已害

非聖智不能用間不能得間人之用非微密者不能得間之實

用意密而不漏間事未發而先聞其間者與所告者皆死凡軍

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

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

守謂官守職任者謁告也主告事者也門者守門者也舍

人守舍之人也又先知之為新舊有急則呼之不見呵止亦因此知敵之情

令吾間必索知

之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道而舍之

舍居止也令吾人遺以重

利復導而舍止之可令詭其辭

故反間可得而用也

故能取敵之

因是

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

因反敵間而知敵情鄉間內間者皆可得

使

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

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

人主當知五間之用厚其祿豐

其財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反間五間之本事之要也

故當在
厚待

殷之興伊摯在夏周之興呂牙在商明君賢將

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者也

增吳子曰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

太平御覽引衛公兵

法曰夫戰之取勝此豈求之於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
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引非一也即有間其君者有間其
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者有間其鄰
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故子貢史廖陳軫

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術而成功也且間之道有五
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詞焉有因其仕子故洩
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矯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
賢能覘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佯緩罪戾微漏我
偽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間皆須隱秘重之以賞
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
間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傍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
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詭相親附採其情實而致之

敵有親貴左右多詞誇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曲情
尊奉厚遺珍寶揣其所間而返間之敵若使聘於我我
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殷勤偽相親暱朝夕
慰諭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旦暮令使獨與已
伴居我遣聰耳者潛於複壁中聽所間使既遲違恐被
怪責必是竊論心事我知事計遣而用之且夫用間以
間人人亦用以間已已以密徃人以密來理須獨察於
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使人來欲推我虛實察我

動靜覘知事計而行其間者當佯為不覺舍其厚利而善啗之微以我偽言誑事示以前却期會即我之所須為彼之失者因其有間而反間之彼若將我虛以為實即我承其弊而得其志矣 李靖問對曰按孫子用間最為下策臣嘗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束髮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安可用乎

間諜二

原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

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

築室於宋分兵於田示無去志王從

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

使元以病告

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字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導之華

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

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

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

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

去我三十里唯命

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

華元

若不因間謀無由得入楚軍

戰國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

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闕思期曰胡可
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
之以鄭為親已不備鄭襲胡取之

此用死
間之勢

又燕昭王

以樂毅為將破齊七十餘城及惠王立與毅有隙齊將
田單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不拔者二耳
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
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毅燕人
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

音戮

先人燕軍從之即墨人激怒請戰大敗燕師所亡七

十餘城悉復之

又秦師圍趙閼與趙將趙奢救之去

趙國都三十里不進秦間來奢善食

音寺

遣之間以報秦

將以為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隨而卷甲趨秦師擊破

之

此反用彼間也

又秦與趙兵相拒長平趙孝成王使廉頗

為將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出秦之間言曰秦之

所患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為將耳趙王信之因以奢

子為將終為秦將白起所敗

增左傳曰僖公二十四

年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

弟仕焉

註我請為衛間諜先以兄弟往邢求仕焉

又曰楚太子建辟華氏

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

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

請行襲鄭

之期子木即建也

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

晉諜焉遂殺子木

原楚漢相持未決勝負陳平言於

漢王曰彼項王骨鯁之臣以亞父范增鍾離昧龍且周

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

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
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然之遂出黃金四萬斤與
平恣所爲不問出入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
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
與漢爲一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
爲大牢之具舉進見楚使

舉鼎俎而來

即佯驚曰吾以爲亞

夫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

去肴肉更以惡草之

具使歸具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榮

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

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

發背而死漢遣紀信詐降而漢王宵遁終滅項羽

羽不悟反

間而亡

漢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捨兵與酈生縱酒漢

將韓信因齊無備襲齊破之田廣烹食其

此偶成韓信用死間之勢

漢高帝被匈奴單于冒頓圍於白登乃使間厚遺閼

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
非能居之且漢主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乃解圍之一

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嚮從解角直出竟與
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 後漢西域將兵長史班

超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茲二國揚言兵少不敵罷
散乃陰緩生口歸以告龜茲王喜而不虞超即潛勒兵

馳赴莎車大破降之

斯亦同死
間之勢

晉益州牧羅尚遣將

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
泰鞭之見血使譖羅尚欲為內應以火為期尚信之悉
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將李驤於道設伏

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又以繩汲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

尚軍

此用內間之勢

十六國後涼呂光將呂延伐乞伏乾歸

大敗之乾歸乃縱反間稱衆潰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延司馬耿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不可延不從相遇戰敗死之

斯亦同班超破莎車之勢

東魏將段琛據宜陽

遣將牛道常扇誘邊人西魏將韋孝寬拒之遣諜人訪獲道常手迹令善書者偽作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款之

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遺之於琛營
琛得書果疑之道常所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沮
因出奇兵掩襲道常及琛等峭沔遂清

沔音

東魏大

將齊神武率兵趣沙苑西魏大將周文帝遣達奚武覘
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
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
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周文帝 齊律斛光字明
月爲當時名將後周將韋孝寬守玉壁

今絳郡稷山縣

忌光英

勇孝寬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齊朝必大

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謠言令間諜漏其文於鄴曰百

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樹不扶

自豎祖珽因續之曰盲老翁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

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穆提婆聞之以告其母陸令萱

令萱以饒舌斥已也

陸令萱即後主乳母

盲老翁謂祖珽也遂相

與協謀以謠言啟後主誅光周武帝聞之遂大赦境內

始有滅齊之志竟平其國

增晉書麴允傳曰劉曜逼

長安復圍北地太守麴昌遣使求救於允允率步騎赴之去城數十里賊繞城放火烟塵蔽天反間詐允曰郡城已陷焚燒向盡軍無及矣允信之衆懼而潰後數日麴昌突圍赴長安北地遂陷周書韋孝寬傳曰孝寬善撫御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盆令守一戍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取之俄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原唐衛公李靖伐突厥

頡利可汗以唐儉先在突厥結和親突厥遂不備靖因

掩擊破之

亦以唐儉為死間之勢

增又李光弼傳曰饒陽賊五

千至九門光弼諜知之提輕兵歛旗鼓賊方飯襲殺之

且盡又曰史思明使諜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謳吟思

歸魚朝恩信然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固言賊

方銳未可輕動南唐書浮屠傳曰後主時有北僧號

小長老自言募化而至說後主多造塔像以耗其帑庾

又請於牛頭山造寺千餘間聚徒十人日給盛饌有食

不能盡者明旦再具謂之折倒蓋故造不祥語以搖人心及宋師渡江即其寺為營又有北僧立石塔於采石磯草衣藿食後主及國人施遺之皆拒不取及宋師下池州繫浮橋於石塔然後知其為間也 通鑑宋紀曰

趙元昊有將剛浪陵號野利又有將號天都王元昊倚為腹心凡勝我軍皆二將之策也种世衡方城青澗謀有以去之有王嵩者本青澗僧世衡察其堅朴使持書以間野利元昊果疑之陰遣愛將假為野利使使於世

衡世衡知元昊所遺謾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使者去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世衡知謀已行因欲并間天都又為置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至急熟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久之始悟為世衡所賣遂定講和之策東軒筆談曰种世衡守青澗城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請莫能得其人被杖以奔

元昊甚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得其機事以歸乃
知世衡用間也 通鑑宋紀曰劉錡募得曹成等二人
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
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為敵所得敵帥問我
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
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烏珠問之對
如前烏珠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砲具不用明日
錡登城望見二人遠來絕而上之 兵略纂聞曰僉事

熊景任廣西二廣節鎮都臺朱公檄公勾當潯桂諸猺

公陰遣間衣商人服負鹽抵猺所若為潛竄貿易者猺

不疑也集來訶虛實間曰吾商人不知新按察官何人

然見其方具器若古壺狀者十數寶石其中室以巨木

計曰猺出降無庸發此不然此嘗破大藤峽者也猺懼

白酋酋即日降不旬日降猺及獠獍數十姓 弇州史

料韓雍傳曰兩廣蠻寇反雍督大兵分道進擊賊剗備

仁荔浦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十百人跪持香曰

我輩苦賊久矣莫敢自拔今幸遇天兵得生為良民荷
甚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
左右初亦疑既縛而袂中利刃出迺知間也 又慎侍
御山泉公為漳浦令時有盜負山海而窟者諸奸黠亡
命多歸之君乃擇邑下豪膽武陰重不泄者十餘曹俾
偽與盜通佐之攻剽若嚮導然密報君部勁卒攻之所
遣豪從中應急擊縛其巨酋三十六人餘無得脫者威
行邑中道無拾遺 又三大功臣傳曰宸濠反王守仁

兵未集而憂宸濠之兵速出曰南京空城耳而實無備
宸濠至則下矣南京下事未可知也乃為檄檄諸郡邑
使備餉又為蠟書貽李士實劉養正云得密示具悉為
國至意第從吏使早出足一離省大事濟矣而故繫宸
濠之謀示將斬而令黥校監者偽若與宸濠款泄而縱
之宸濠傲得書檄徬徨未決而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
之疾趣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內疑十餘日探知中外兵
不至乃悟守仁給之

間諜三

原邦洵

中訶

周禮士師掌士之八成一曰邦為讀為酌盜取國之密事若今探決漢書淮

南王使女陵中訶長安注訶音偵為偵於中也一曰訶候伺者邪政反

秦諜

晉覘

左傳

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左傳晉人之覘宋者歸報於晉侯曰宋未可伐陽門介夫死子罕哭之哀

國人悅之孔子曰善哉覘國乎

增詐書

陽責

唐書伊慎傳曰慎以江西牙兵屬李希烈

希烈愛其才數饋遺欲廢止卒以計免明年希烈果反嗣曹王臯至鍾陵得而壯之拔為大將希烈恐為臯所

任遺以七屬甲詐為慎書行反間帝遣使斬之臯表列其誣宋史岳飛傳曰飛知劉豫結尼雅滿而烏珠惡劉

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烏珠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

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
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
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烏珠事因謂謀
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封股納書戒勿泄謀
歸以書示烏珠烏珠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

縱謀

禽謀

唐書高仁厚傳曰仁厚屯永安

肝能遣謀者入軍中吏執以獻謀者自言父母妻子囚
於賊約不得軍虛實且死仁厚哀之曰為我報賊明日
我且戰有能釋甲迎我者署背曰歸順皆得復農矣縱
謀去又崔義元傳曰睦州女子陳碩真反義元統眾
擊之至下淮戍禽其謀數十人

鬻茶

販油

通鑑唐紀曰王建急攻成都環城烽塹亘五十

里有狗屠王鷄請詐得罪亡入城說之使上下離心建
遣之鷄人見陳敬瑄田令孜則言建兵疲食盡將遁矣
出則鬻茶於市陰為吏民稱建英武兵勢強盛由是敬
瑄等懈於守備而眾心危懼又曰王師範遣行軍司

馬劉鄩取兗州時泰寧節度使葛從周悉將其兵屯邢州鄩先遣人為販油者入城訶其虛實及兵所從入丙午鄩將精兵五百夜自水竄入比明軍城悉定市人皆不知

原數駒支使伯嘉

左傳范宣子數駒支曰言語漏泄則職汝之由又楚師伐絞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三廵數之

告幕烏

漏多魚

又謀告曰楚幕有烏又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

增易

扁額

竊畫像

通鑑宋紀曰金遣劉蘊古詐歸宋為間謀朝廷不之疑後數載乃伏誅初吳山

有伍員祠閭閻都人敬事之有富民捐貲為扁額金碧甚侈蘊古始至輒謁祠妄謂有心諾以俸易牌而刻其官位姓名於旁市人皆驚曰以新易舊惡其不華耳易之而不如其舊其意果何在有右武大夫魏重昌者獨曰是不難曉他人之歸正者僥倖官爵金帛而已蘊古則真細作也夫謀之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

踵至者欲其知已至爾聞者憮然不信後卒如其言
又曰南唐林仁肇常欲復江北舊境江南主不聽宋忌
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
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
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
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鵠殺仁肇
降 曰齊將遁 左傳晉侯圍原諜出曰原將 增益悉

虛實

善刺情偽

唐書李愬傳曰舊令敢舍諜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諜者反效以情

愬益悉賊虛實

又王鐸傳曰嗣曹王臯節度江西表鐸爲江州刺史充都虞候鐸小心善刺軍中情偽事無

細大畢
悉知之

移書還諜

釋縛飯諜

又蘇頲傳曰雋州蠻苴院與吐蕃連謀入

寇獲諜者吏請討之頲不聽移書還其諜曰毋得爾苴
院羞悔不敢侵邊 又李晟傳曰晟邏士得姚令言崔

宣謀者晟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敕曰為我謝令言等
善為賊守勿不忠朱泚乃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

訶刺中國

洞知蕃情

人張仲武傳曰回鶻常有酋長
監奚契丹以督歲貢因訶刺中

國張仲武使裨將石公緒等厚結二部執謀者八百餘
人殺之回鶻欲入五原掠堡塞雜虜乃先以宣門將軍
四十七人詭好結歡仲武賂其下盡得所謀因逗遛不
遣人馬多病死通鑑宋紀曰太祖時邊臣皆富于財
得以養募死力使為間謀洞知蕃情每入寇必能先知
預為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慮
得以盡力東南取荆

湖川廣吳楚之地

玉帶與謀

銀函行間

五代史
安重誨

傳曰明宗韋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吳而明宗難之
其後戶部尚書李筠得吳謀者言徐知告欲舉吳國以
稱蕃願得安公一言以為信筠即引謀者見重誨重誨
大喜以為然乃以玉帶與謀者使遺知誥為信其直千

緡初不以其事聞其後逾年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
行軍司馬通鑑唐紀曰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
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
屯於瀘州北韋臯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為書遺雲南王
叙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貯以銀函使東蠻轉致吐蕃吐
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路雲
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
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

販者

輒知火伍輒報

兵略纂間曰沈希儀擢右江參將右

即賊巢公陰求得素於猛人商販者數十人人給銀五
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峒中諸猛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
至則寨寨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
以雖絕棧深箐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
奔走報公又曰沈希儀在右江令諸猛得出入買賣
游戲城中無禁諸猛時人府見公公兒女撫之久之稍

稍擇其巧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詞賊後賊發其火伍中輒報公公又厚賞之而間謂諸徭令其妻子來見夫人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簪其頭又令諸妾婢灌之以酒人數大碗察羣婦中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勞苦之自是賊中消息或徭不肯言徭婦每嗾之使言矣

原衛青

捕伏聽

李牧多間諜

史衛青傳註伏於隱處聽軍虛實又趙將李牧傳牧居鴈門

謹烽火多

增使覘者得實以歸 出彼中委曲以報

為間諜

通鑑宋紀曰宋仁宗時契丹兵壓境詔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旂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宋史李允則傳曰允則得契丹諜者釋

縛厚遇之諜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諜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諜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以為報

間諜四

增詐為書若同亂

唐書建中中李希烈詐為渾瑊書若同亂者帝識其諜用不疑更賜良馬

錦幣 馳騎諜虛實

又曰朱瑄留濮州全忠令友裕馳壯騎諜鄆虛實身將向北會瑄引還縱

兵戰全忠南走絕塹去幾不脫

無井有泥

東軒筆錄曰麟州踞河外扼西夏之衝城中無井慶

歷中有戎人謂元昊云圍之半月即兵民渴死矣元昊以兵圍之數日城中大窘有軍士獻策願取溝泥使人乘高以泥草積州將從之元昊望見遽語獻策戎人曰爾言無井今乃有泥以護草積何也即斬戎解去

從水中為偵

兵略纂聞曰徐達攻平江時平江城堅難卒拔莫天祐為士誠守無錫更相唇齒其

將楊茂善泗數從水中為偵達獲茂釋而厚賞之使往來為間因盡得其虛實

占候一

增太公六韜曰天文三人主司星歷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較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 又曰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

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 又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效在人謹候敵人出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語妖祥士卒所告凡三軍悅懌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陣以勇猛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敵強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衆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三軍齊整陣

勢以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旂
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鼙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
助大勝之徵也行陣不固旌旗亂而相遶逆大風甚雨
之利士卒恐懼氣絕而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
之聲下以濁鼙鼓之聲濕以沐此大敗之徵也凡攻城
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
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
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之

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
兵長久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
大輔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 太平御覽引
孫子占曰三軍將行其旌旗從容以向前是為天送必
亟擊之得其大將三軍將行其旌旗墊然若雨是為天
需其師失三軍將行旗旒亂於上東西南北無所主方
其軍不還三軍將陣雨甚是為浴師勿用陣戰三軍將
戰有雲其上而赤勿用陣先陣戰者莫復其迹三軍方

行大風飄起於軍前右周絕軍其將亡右周中其師得糧
埤雅孫武子曰鳥起者伏也鳥集者虛也言古之
善料兵者觀鳥起而知伏視鳥集而知遁 吳子曰將

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陳以
待之 詞林海錯兵書曰有雲如丹蛇隨車後大戰殺
將有雲如蛟龍所見處將軍失魄有雲如鵠尾來蔭國
三日亡 又集異志曰漢靈帝中平元年夏陳留郡濟
陽成臯陽武城郭路邊生草悉備龍蛇鳥獸之形時曰

草妖續漢志曰其狀五色羽毛頭目翅足皆具或作人形操持弓弩牛馬萬物之狀是歲黑山賊張角等十餘輩並起抄掠后兄何進秉權漢遂微弱又董卓兵起焚燒宮闕之應

占候二

增左傳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

月十月之交乎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輻折為三天

雨三日不休武王懼召太公而問曰紂未可伐乎太公
曰不然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者欲灑吾
兵也 晉書載記曰麻秋進屯河內遣王擢略地張重
華命謝艾拒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東南
指索遐曰風為號令今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
次神烏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還討叛虜斯骨貞
萬餘落破之 隋書長孫晟傳曰仁壽元年晟表奏曰

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
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上欲滅
匈奴宜在今日詔揚素為行軍元帥晟為受降使者北
伐二年軍次北河值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與大
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餘里賊衆多降唐書薛

萬均傳曰柴紹之討梁師都也圍師都諸將以城險未
可下萬均曰城中氣死鼓不能聲破亡兆也又李晟

傳曰晟之復京師也時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介或勸

晟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出兵晟以天子外
次人臣當死節垂象玄遠吾安知天道至是謂參佐曰
前者公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士可用之不可使知
之嘗聞五緯盈縮無準懼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
潰矣參佐歎服皆曰非所及也又王重榮傳曰帝幸
定州次沙城百官繼至士民從者亦數萬帝欲入谷中
自固以谷有沒唐石惡之徙石門五代史唐臣傳曰
郭崇韜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

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算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 通

鑑宋紀曰柳開知代州謂其從子曰吾觀昴宿有光雲
多從北來犯境土寇將至矣 弇州史料曰都督馮勝
攻某城劉基以一赫蹠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
青雲起即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旻
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其後擊之
可盡擒也勝啓讀之初亦莫敢信已而青黑雲起具如
基言始以為神遂奉而破賊取其城 兵略纂聞曰正

德間黃珂廵撫延綏嘗以歲例燒荒天忽陰翳風氣慘烈公曰此賊氛也命輕騎數百伏山背賊果率衆突出伏起殺之殆盡

占候三

原天時

風氣

蜀先主東征泰宓陳天時必無利坐下獄後貰出之吳志吳範治歷數審知

風氣孫權襲關羽羽請降範曰有走氣言降詐也候者白羽去範曰雖去不免期明日之中權立衣下漏待之

有風動範撫手曰羽至矣皆如其言

執律

歌風

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注

王者出軍太師吹律合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注歌者吹律以詠八

風南風音微
故曰不競

占夢

擊虛

左傳晉楚戰城濮晉侯夢
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盥

其腦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注昔侯
面向上故得天腦所以柔物也後漢趙彥少有術朝

廷令宗資討太山殘賊彥為資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
莒莒五陽之地宜發五陽郡兵從孤擊虛一戰破之

增潤兵

洗兵

太公曰雨沾衣裳者謂潤兵不沾者
謂洗兵金器自鳴及焦氣者軍疲也

說苑武王伐紂風霖而乘以大雨散宜
生諫曰此非妖與王曰非也此天洗兵也

天鉞

石

鼓

海錄碎事曰城中氣出東方其色黃名天鉞不可攻
又曰漢成帝鴻嘉三年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

隆如雷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是歲廣
漢鉗子劫略吏民自號曰山君注鉗徒也

天鴈

地鴈

淮南子曰流星色青赤曰地鴈其所墜主兵
起流星有光青赤曰天鴈軍中之稽筭也

梁

渠

狙如

山海經曰歷石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白首虎爪名曰渠渠見則其國有大兵倚帝之

山有獸焉其狀如鼯鼠白耳白喙名曰狙如見則其國有大兵

走鹿雲

貪狼風

抱朴

子曰凡戰觀雲如走鹿形者敗軍之氣也五代史前蜀世家曰王衍行至梓潼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遇則當有敗軍殺將者

氣盤蛇

日抱珥

唐書吳元濟未破數月吳武陵自破

石望東南氣如旗鼓矛盾皆顛倒橫斜少頃黃白氣出西北盤蛇相交武陵告司馬韓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

氣黃白喜象也敗氣為賊日直木舉其盈數不閱六十日賊必亡夫天見其祥宜修事應之宋史曰宋真宗

景德元年十一月駕北巡司天言日抱珥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却

望雲物

考著龜

唐書曰貞元三年吐蕃請盟詔以軍從渾瑊會平涼李元諒軍潘原韓游瓌軍洛口以為援既會元諒望雲物

曰不祥必有變傳令約部伍出陣俄而虜劫盟城犄還
元諒兵成列出又曰帝召牛徽曰今伐茂貞彼衆烏

合取必萬全卿計何日有捷對曰臣職諫爭所言者軍
國大體如索賊平之期願陛下考著龜責將帥非臣職

也既而
師果敗
流星如火
雲氣如山
後漢書董卓傳曰邊

兵美陽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
餘丈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以為不祥欲歸金城卓

聞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
首數千級後漢書光武紀曰王尋王邑攻圍昆陽自

以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
雲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

變為血
雲狀如樹
唐書曰輔公柝反詔趙郡王孝恭
為行軍元帥討之將發大饗士杯

水變為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惟所召
耳顧我無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柝禍惡貫盈今仗威

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徵盡飲而罷衆心為安唐書馮智戴傳曰智戴入朝帝聞其善兵指雲問

曰下有賊今可擊乎對曰雲狀如樹方辰在金金利木柔擊之勝帝奇其對

星墜賊營

風拔坐帳

唐書睦州女子陳碩真及崔義元發兵拒之有星墜賊營義元曰賊必亡通鑑宋紀曰

劉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浙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

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

豫道勝日

預卜吉凶

唐書裴行儉傳

曰行儉通陰陽歷術每戰豫道勝日通鑑宋紀曰蒙古主每征伐必令耶律楚材預卜吉凶亦自灼羊脾以

符之然

雉集府舍

鼉集城門

通鑑唐紀曰有雙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

為野鳥來集城邑將空之兆高駢惡之唐書鄧景山以文吏拜青齊節度使徙淮南有鼉集城門鄧班語景

山曰鼉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象其有兵乎未幾宋州刺史劉展反

占候四

原達晦

左傳楚師陣不達晦陰盡之日兵家所忌

六甲日窮

鄧禹字仲華為王匡所敗

明日癸亥匡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治兵大敗之

東南角虛

段熲為羗所圍樊志張亦

在園中夜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羗宜乘虛引出住百里還攻之可勝從之果然

增氣若城

唐書

王世充引軍與李密戰洛南有氣若城罷其營世充大敗眾幾盡

營上雲氣甚佳

五代

史曰呂師州謂其裨將綦毋章曰吾與楚人為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破也

矛端生

火海錄碎事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以火用兵

日中有黑子

龔州史料曰高帝以劉基

為太史令日中有黑子基奏東南當失
一大將俄而參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沒

占候五

增詔贊皇一品集賜王宰詔曰意卿宜忠憤必在梟夷
况自去年以來月頻奄畢今又福星煥耀正臨天駟東
漢書云畢為天網網羅不善之人房為明堂方集重華
之慶懸象昭晰前史所書今朕奉天道以行誅

務德一

增司馬兵法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

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
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較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
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
唐書蕭俛傳帝問兵法有必勝乎俛曰兵凶器聖人不
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
討不義先招懷後掩襲故有不殺厲不禽二毛不犯田
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

務德二

增唐書李靖傳曰靖為嶺南撫慰大使以嶺海陋遠久
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即率兵南巡所
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 分記
曰曹彬封冀王事太祖太宗收復四方未嘗枉戮一人
其後子孫益熾世為將相出皇后且三世為將道家所
忌而冀王後世愈昌豈非陰德所致

務德三

原鄧訓

祭彤

後漢書羗胡恥病死輒以刀自刺訓聞其病不與刀使治之愈者非一又彤

為遼東太守偏何邑落
歸義願自效遂擊匈奴

德攻

義勝

撫敵人

殲

敵師

吳志呂蒙在公安得關羽及將士等家屬輒厚遇之
吳將陳尚潘景為寇羊祜追斬之美其死節

厚加殯斂二人子

增遺侍姬

還婦女

宋史种世衡傳曰世衡知

迎喪祔禮遣之

環州羗酋慕思部落最强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佐酒
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慕思竊與侍姬戲世
衡出掩之慕思慚謝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
是得其死力八編類纂曰曹彬討蜀初成都府有獲婦
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
當密衛之洎事罷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
不妄殺 不籍降 洩水紀聞曰曹彬征金陵垂克忽
稱疾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
非藥石所能愈唯諸公共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
則自愈矣諸將共焚香為誓及克城城中皆安堵唐

書蕭銑降李靖入其都或請靖銑將拒戰者家資以
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藉
以拒師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先
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藉之恐自荆而南堅城劇屯
敲之死守非善策也止不
籍由是江漢列城爭下

原荀吳圍鼓 晉文伐原

傳荀吳圍鼓鼓人請以城叛穆子不許請降曰猶有食
色姑修而城食竭力盡而後取不戮一人曰吾以事君
也又晉文伐原命三日之糧
原不降命去之詳示信三註

以衣供寒 以絹償

稻左傳叔弓圍費不克治歐夫曰若見費人寒者衣之
饑者食之供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季平子從

之費人叛南氏 晉書羊祜出軍至

吳境刈稻為糧計所取送絹償之

專修德信 歡

若親戚

晉漢春秋曰羊祜還鎮專修德信以懷吳人陸
抗告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

服也各保分界無求小益
也 隣國望我歡若親戚

增號令暢南海 恩信被

異域

唐書李孝恭傳曰孝恭遷襄州道行臺左僕射時嶺表未平乃分遣使者綏輯安慰其款附者四十

有九州朝廷號令暢南海矣 言行錄曰宋余襄公帥二廣幾十年恩信被於異域如交趾大理特磨南詔之國皆可以頤指氣使公之文武才可謂具矣

解衣以贖一州 行軍惟知

三事

兵略纂聞曰胡世寧令趙元瑤捕太平酋豪李濬且授之方略元瑤乘濬不意猝起師攻之飛炬焚

其州治濬走保山寨未拔公解衣齎犒元瑤曰以吾衣贖一州生靈也寨中兵聞之感泣解散濬擒發其所聚衆以賑被困之民且悉除其租稅一年 又曰胡大海嘗曰吾不知書吾行軍惟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毀人廬舍以故所至健

兒驢附編氓寧輯有祭征虜之風

原帝舜舞干而

苗格 周文因壘而崇降 文德者帝王之利器 威

武者文德之輔助

務德四

增詔贊皇一品集賜王宰詔曰意卿宜大布誠信且務
綏懷不得焚其室廬翦其桑梓自當壺漿塞路襁負以
歸

增諭明太祖諭湯和曰軍中之事難於執一唯當以德
服人必其負固弗順然後以威鎮之 又諭北征諸將

曰汝等師行非必掠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
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
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農器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
民間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即還之此
陰騭美事好共為之

行惠一

增三略軍讖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
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

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思素蓄謀素合也故曰蓄
思不倦以一取萬

行惠二

增史記趙奢傳曰趙用趙括為將其母上書言于王曰
始妾事其父時為將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
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王所賜
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父子異
心願王勿遣 漢書皇甫規傳曰先零諸種羗慕規威

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羗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 又皇甫嵩傳曰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 又堅鐔傳曰鐔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鐔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 晉書曰祖逖據太丘樊雅攻之陳留

太守陳川使李頭救之頭力戰有勲逖時獲雅駿馬李
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
歎曰若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恨 又載記曰劉曜將陳
安善於撫納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
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
續晉陽秋曰盧循為廣州州無麪每得分餉未周遍
文武則不食也其仁如此 北史曰西魏將梁椿善撫
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 南史宋武帝時寧州嘗獻虎

魄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伐以虎魄療金創帝大悅命碎分賜諸將 唐書黑齒常之傳曰常之御下

有恩所乘馬為士所箠或請罪之答曰何遽以私馬鞭官兵乎前後賞賜分麾下無留賢 又李晟傳李懷光反晟受命圖收復時輸縑不屬盛夏士有衣裘者晟能與下同苦 又曰劉潼拜秦州刺史屯普潤軍中不設音樂士卒病親問所欲不幸死哭之 又曰烏重脩善撫士與下同甘苦蔡將李端降重脩蔡人執其妻殺之

妻呼曰善事烏僕射得士心大抵如此 又曰殷侑拜
義昌節度使單身之官安足羸淡與下共勞苦以仁惠
爲治 又曰吳少誠之誅詔盧坦以兵二千屯安州坦
每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視疾病醫藥故士皆感慰
無逃還者 通鑑唐紀曰柳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
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之妻
淫佚者沈之於江士卒皆喜曰中丞爲我治家我何得
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蹠殺圉人公綽命殺

馬以祭之或曰圉人自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
良性驚何足惜也竟殺之 五代史周太祖本紀曰郭
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陳行營幅巾短後
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會射恣其所取其餘悉
以分賜士卒將士皆懽樂 八編類纂曰郭威撫養士
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
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
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 通鑑宋紀曰仁宗慶歷六年

徙廣南戍兵善地以避瘴毒 又遣使賜湖南戍兵方

藥 又元紀曰仁宗出見衛士有敝衣者駐馬問之對

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於外

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

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 明典故紀聞曰成祖北征

至威虜鎮日暮猶未食中官請進膳曰軍士未食朕何

忍獨先飽令人視各營軍士皆食始進膳 又曰仁宗

為燕世子時太祖嘗命與諸世子分閱皇城四門衛士

還奏獨後問之對曰旦寒甚衛士方食俟其既食乃問之故後太祖喜曰能體卹下人是吾心也

行惠三

原挾纘

置金

左傳楚子伐蕭師人多寒王循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纘 史記吳

楚反上拜竇嬰大將軍賜金千斤嬰陳於廡下將士過者令裁取為用裁酌也封魏其侯

吮疽

裏創

史記吳起為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裏羸糧與士卒分勞卒有病疽者起為

吮之其母哭曰往年吳公吮其父父戰不旋踵而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死所矣 後漢書段熲愛士卒

手與裏創行軍未嘗辱寢與士同勞苦

增投醪

分糒

黃石公三略曰昔者良將之用

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列女傳周列國楚子發母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客有獻醇酒一器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囊糗糒者王又以賜軍士分食之甘不踰噍而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並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粱何也

嘗吐

調藥

三國

典略曰北齊斛律光雖居大將未嘗戮人軍士未安終不入幕有士卒中蠱親嘗其吐三軍感之樂為致命

宋史岳飛傳曰飛善撫士卒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有其孤或以子娶其女凡有頒犒均給

原分賜縑

付賜絹

後漢書董卓得賜縑悉分

吏兵曰為者則已有者則士魏志孫禮為揚州刺史與吳全琮戰賊退詔賜絹七百匹禮為死者設祭哀臨

以絹付亡者家
無日人己者

哭介夫

舖孺子

記曰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

之哀詳問諜

國語勾踐命當室者死三年釋政支子

死三月釋政親載搗與脂于舟以行國之孺子游者無

不舖也無不飲也必問其名

分熟食

分賞賜

吳闔廬在

非身種夫人織則不衣食也

軍熟食者分而後食李廣得賞賜分戲下士卒

見士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士為樂用也小

未徧

惠足使

左傳曹劌曰小惠未徧論語惠則足以使人

增祭割股

哭嘔血

唐書曰烏重脩為長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歿數日有軍士二十餘人皆到股肉以祭重

脩古之良將無以加也孔帖司空李勣每會將兵在

軍識其臧否聞人片善扼腕而從事掇之日多推功于

下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以是人

皆為用所向多克捷及薨哭之或有嘔血者

原單于

懷恩

衛士報德

後漢徐秉字伯初為征西將軍單于懷恩及聞卒舉國發哀刺面流血

漢蓋寬饒字次公為衛司馬躬撫士卒視其飲食居處撫循疾病致醫藥及歲終交代衛士數千人叩頭願自留一年報寬饒

厚德宣帝嘉之

壞帳為襦

脫衣與歛

晉謝尚字仁祖為歷陽守

始到官郡以布三十匹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士襦袴後漢王霸字元伯善撫士卒死者脫衣歛之

卒乘與嘗

隱民取食

閻廬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傳魯昭公伐季氏子家子曰

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為之徒者衆矣

御衆在寬

使人由惠

增

絕甘分少

弔死問疾

漢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

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後漢馮異傳先武下壘書曰今遣大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殮

大司馬已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

數果必共

寒冰不嘗

北齊書曰蘭陵武王

長恭為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又曰趙郡王琛薨子獻為定州刺史詔領山東

兵數萬監築長城於時盛夏獻在途中屏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其勞苦而定州先有冰室每歲藏冰長史宗欽道以獻冒犯暑熱遂遣倍道追送正值日中炎赫獻乃對之歎息云三軍皆飲溫水吾以何義獨進寒冰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遐邇稱歎

脫鞞以賜

裂幄以衣

後周書曰武帝勞謙

接下自強不息以海內未康銳情教習至于治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役見軍士有跣而行者帝親脫鞞以賜之五代史晉臣傳吳巒守貝州善撫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幄以衣士卒士卒皆愛之

脫衣解馬

賜卮贈伎

唐書曰羅士信有所獲悉散戲下有功者脫衣解馬

賜之 弇州史料曰王越御軍能卹下財往來若流水
不之問一日大雪方坐地躡使四伎抱琵琶捧觴侍而
一千戶詞賊還即召入與談敵事甚晰大喜曰寒矣手
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即併金卮子
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
之乎以予汝自是千戶所至為效死力

存問家室

厚資婚嫁

唐書李勉傳曰勉遣戍兵常視其資糧存
問家室故能得人死力 又韋臯傳臯善

拊士至雖婚嫁皆厚資之壻給錦衣
女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喪者稱是

賜特支錢

頒

護身勅

通鑑宋紀曰熙寧十年賜熙河路兵特支錢戰
死者賜帛免夏秋稅 明典故紀聞曰太祖念

軍士艱苦為將領者不知愛恤乃述始終之際艱難之
故與夫撫綏愛養之道通上下之志達彼此之情直說
其辭為護身
勅頒示將士

原分觴酒豆肉

給韋袍複帽

國語越
王勾踐

將伐吳謂申包胥曰在孤側者觴酒豆肉未嘗不分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長其孤問其老晉書劉弘傳弘為荊州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呼省之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謫主者給韋袍複帽

增家財頒士卒

私財賜麾下

魏志曹真傳曰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

不足輒以家財頒賜士卒皆願為用唐書馬燧傳田悅敗邢圍解初將戰燧約衆勝則以家資賞至是殫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十萬償其財

原恩加挾纘念師人之多

寒惠表投醪感戰士之俱醉大事在戎是重握兵

之要 小人懷惠必資挾纘之恩

行惠四

增戰得金寶盡散

唐書李密傳密戰得金寶盡散之由是人為用

開心待人

又南霁雲傳霁雲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真吾所事也遂留巡所

身居戰

戶踰月

又仕迪簡傳曰迪簡承張茂昭奢縱後公私誅之欲饗士無所給至與下同糲食身居戰戶踰

月軍中感其公請安卧內迪簡乃許

賜與悉分士伍

又石雄傳曰雄臨財廉每朝廷賜與

輒至軍門自取一匹練餘悉分士伍由是衆感發無不奮

民始知有生之樂

又裴度傳

初吳元濟禁偶語于道夜不然燭酒食相饋者以軍法論度視事下令往盜賊闕死抵法餘一蠲除徃來不限

晝夜民始知有生之樂

賊降輒聽其便

又李愬傳愬為隨唐鄧節度使推誠待士故能

張其卑弱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為

懇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偽一能曉之

先冬頒衣絮

人錢徽傳曰樊澤署錢徽掌書記蔡

賊方熾澤多募武士于軍澤卒士頗希賞周澈主留事重擅發軍餫不敢給時大雨雪士寒凍徽先冬頒衣絮

士乃大悅劉父通鑑唐紀曰劉悟務為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

亡卒多

賴全活

詳獠師三作康粥注

行惠五

增制唐元稹鎮州制曰田弘正首除去苛暴昭宣惠和愛人如身養士如子拊循教訓必以忠孝為先是以魏之師徒一年而知恩二年而知禮三年而知讓相與於

道矣

增狀唐柳宗元賀平淄青狀曰葵戰死之骨增以延賞
憐刀傷之肌薦其廩給

增令明太祖令曰王者之於士卒既用其力當恤其老
而寡妻弱子尤宜優恤予自兵興十餘年所將之兵攻
取四方勤勞至矣以其爲親兵也故遣守外郡以佚之
其有老羸嘗被創者令其休養營中死事物故者妻子
皆月給衣糧賑贍之若老而思慕鄉土聽令於應天府

近便居止庶去鄉不遠以便往來所給衣糧悉如其舊
增諭南京新造宮殿成太祖諭中書省臣曰軍士多有
因戰鬪而傷殘者既不可備行伍今新宮成當設備禦
可以宮牆外周圍隙地多造廬舍令廢疾者居之晝則
治生夜則巡警因給糧以贍之庶得有所養也 又諭
兵部臣曰軍士月米僅可充食身亡之後即罷給或父
母老無所依或兒女幼無所賴將何以自存困而不恤
者不仁勞而不報者不義軍士皆嘗効力于國豈可忘

之爾兵部悉閱軍衛凡軍士死亡有父母年老兒女幼小無依者並優之毋令失所

示信一

增太公六韜曰使之而觀其無隱使之而不隱者信也
又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
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於天地
通於神明而沉於人乎 司馬法曰成列而鼓是以明
其信也 尉繚子曰令者一衆心也數變則令雖出衆

不信矣故令之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中

不得中止

故上無

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
心而能得其力者也 又曰賞如日月信如四時 黃

石公曰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

註如天之

春夏秋冬有一定之時如地之生長收藏有一定之理

又曰霸者結士以信信

衰則士疏

示信二

增唐書頡利請和翌日刑白馬與盟薛延陀回紇諸部

皆叛使突利討之不勝懼王師引兵入朔州議者請責其敗約因伐之帝曰匹夫不可為不信況國乎我既與之盟豈利其災邀險以取之邪 又曰段秀實擢光祿少卿俄而荔非元禮為麾下所殺將佐多死惟秀實以恩信為士卒所服皆羅拜不敢害 宋史种世衡傳曰世衡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倔强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

結諸羗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卧帳中謂
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蹙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
官至吾部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聽命 兵略
纂聞曰嘉靖間胡世寧知廣西太平府時太平多土官
苗獠性輕亂而黠好夷其上先守多難之公略去文法
嘗因他出過其營單騎直入坐帳中縱閱騎射款語良
久乃還

示信三

原戰器

守物

左傳申叔時曰禮信戰之器也信以守物戰以由克

饋藥

互

市

晉羊祜為鎮南以德綏懷吳將陸抗疾祜遺之藥抗服之或疑止之抗曰羊公豈醜人者哉吳之未平

周浚字開林在弋陽南北為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為功吳將秦敏守沔中其兄珪與敏書曰慎無為小利忘大備侯者得書與浚浚曰君子也

待期

尅日

左傳胥甲趙穿當晉軍門而呼曰不待期

而薄人於險無勇也

晉羊祜字叔子為

鎮南每與敵人尅日戰而不為掩襲之計

晉盟

原

降

左傳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于是役也能以德攻又晉侯欲用人子犯曰人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

伐原以示之信晉侯伐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得原失信何以使人退一合

而原降也

仗信

推誠

增行義

立志

左傳季文子曰信以

行義義以成命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又伯州犂曰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

言言以出信

信以立志

斷指披心

唐書張巡傳曰南霽雲見賀蘭進明愛霽雲壯士欲

留之霽雲泣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

斷指一座大驚為出涕又馬燧傳曰賊將徐庭光守

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

乃挺身至城下見庭光庭光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

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再拜燧曰公

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為族滅計

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永對燧曰爾以我為

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庭光感泣一軍

皆流涕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

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為王人矣

原推已貴誠訓戎

在信增示以至誠待如故吏

唐書郭子儀傳曰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

党項羗渾等三十萬掠涇邠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
大震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敵騎圍已合子
儀將出左右諫我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賊衆數十倍
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 宋史宗澤傳曰羗盜丁進
降進既受閭門宣贊舍人京城外廵之命遂引部屯京
城徃參宗澤將士疑其非真請以甲士陰衛澤澤曰正當
披心待之如故吏進等感服翌日詣澤詣其壁澤許之不
疑進益懷感畏後其黨有陰謀以亂京師者進自擒殺之

對榻卧起 解甲酣寢

唐書鄭滑盧羗辟孔戣為判官羗卒總攝留務監軍楊
志謙雅自肆衆皆怨戣邀至府與對榻卧起示不疑志
謙憚嚴不敢動 明太祖擒陳兆先降其衆擇其驍勇
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疑懼不自安太祖覺其意至
暮悉令入衛屏舊人於外解甲酣寢衆乃相謂曰既活
我人以腹心待我何可不盡力圖報及攻安慶多先登

原授律即戎位既崇於四七 推誠示信言不可以

二三

示信四

增無詐無虞

左傳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為卿全信

唐書

蘇定方傳曰都曼降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喻陛下意許以不死帝曰朕為卿全信乃宥之

示信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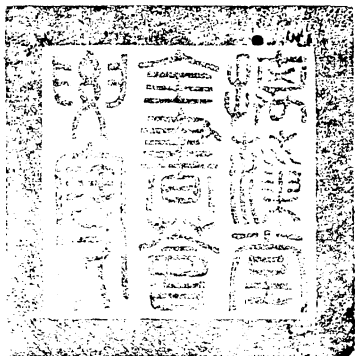
增書贊皇一品集與黠戛可汗書曰豈必罄徑路之金
舉留犁之酒保茲誠信固在厥初

增頌唐楊炎出師紀聖功頌曰夏有一旅之衆武有十
人之暮志定金石信非盟誓爾其念哉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八

謹案第六頁前七行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為將
耳刊本脫君字據史記增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王福清

謄錄監生

臣

秦在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

二十九

詳校官兵部主事

臣雷純

目紀昀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百六十七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九

武功部十四

有禮

軍整

持重

禁暴

專命

軍矯命

戰死

示必死

單軍入賊

軍行險道

祥應

有禮



增太公兵法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
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 吳子兵法曰
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 司馬兵法

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
明典故紀聞曰太祖謂左相國徐達曰禮法國之紀
綱禮法正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吾昔
起兵濠梁見當時之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為暴亂
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即與定
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
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有禮二

增左傳曰莊公八年春治兵於廟禮也

註凡師行必告於太廟而奉饗

廟之主以行故曰治兵於廟得出師之禮

有禮三

原不拜 長揖

禮介冑之士不拜為其拜而後拜也征西賦率軍禮以長揖註周亞夫

威行 弟達

禮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服民 齊眾

左傳晉殺舟之僑以徇於國民于是大服

能軍 訓戎

增昭果毅

習威儀左傳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易之戮也又曰農隙以講事三年

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

原大蒐以

示聞喪而還

左傳晉侯教民三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于是大蒐以示之禮

又曰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而還禮也禮不伐喪

軍旅之容介冑之色

禮記暨暨詔詔又介冑有不可犯之色

殺人有禮殺使非禮記殺人之中又

有禮焉傳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少長有禮軍

旅有禮

傳晉侯觀其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記軍旅有禮故武功成

無禮則脫

無禮必敗

左傳秦師過周北門王孫滿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

脫註脫輕也

軍容詔詔

教令嚴也

戎容暨暨

果毅戎政貴

明軍容尚肅堂堂之陣棣棣之容增免冑趨

風

執榼承飲

左傳卻至三過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又公使行人執榼承飲

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鉞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

有禮四

原戰所畜

左傳禮樂慈愛戰所畜也

戰之器

又申叔時曰禮信戰之器也禮以順時戰

克所由

軍整一

增尉繚子曰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官府繇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

而天下親焉

軍整二

增後漢書鄧禹傳曰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又岑彭傳曰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三國志曰曹仁少時不修行檢及為將嚴整常置

科于左右案以從事 唐書王雄誕傳曰雄誕能致下
死力每破城邑整衆山立無絲毫犯 又李光弼傳曰
光弼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
視 又高崇文傳曰劉闢反詔崇文統兵討闢始崇文
選兵五千常若寇至至是受命出師器良械完無一不
具過元興士有折逆旅匕箸者即斬以徇入成都師屯
大達市井不移珍寶如山無秋毫之犯

軍整三

原衆整

戎肅

左傳

晉書陶侃戎政齊肅士卒無私

無犯

不掠

漢書漢王入關秋毫無犯

後漢書世祖

乘大驪馬

增好以暇

正以治

左傳欒鍼見子重之

及繡被

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暇

孫子曰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掃門宇

滌盆盎

宋岳飛傳曰飛征羣盜過廬陵託宿

盜而去郡守供帳餞別於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問

原更衣還女

送絹酬禾

吳志孫皓督夏口兵候獲美

曰今所誅者曹氏百姓何罪不得繫老弱

于是多附也下見務德以絹償將註

穀人不知

渭濱安堵

齊救鄭陳成子帥師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註違去也不知言軍整也蜀志諸葛亮

悉大衆由斜谷出五丈原分兵屯田耕者雜于渭濱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整不喪列傳

舍不為暴

不樵樹不採藝舍不為暴

增行陣齊整

袍仗精整

五代

史謝彥章為將好禮儒士雖居軍中常儒服或臨敵御衆肅然有將帥之威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晉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唐書楊弘禮傳曰太宗征遼弘禮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常自山下望其衆袍仗精整人不盡力壯之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

不

伐桑棗

若負霜雪

唐書曹王韋大小三十二戰師所過不敢伐桑棗踐禾稼又李密

傳曰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士皆若負霜雪

軍整四

增不聞人馬聲

宋史曹瑋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即同舍邀與俱

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

凍死

不拆屋餓死不鹵掠

又岳飛軍令嚴肅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

餓死不鹵掠

耕夫荷鋤觀

通鑑宋紀韓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

荷鋤而觀

軍整五

增文韓愈文曰歷百城而饋餼皆辭居一夕而牆宇必

葺憩林適去墜果猶存徑田疾趨滯穗不犯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瓜下無一跡

持重一

增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

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又曰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
城有所不攻

持重二

增漢書趙充國傳曰充國常以遠斥堠為務行必為戰
備止必堅營陣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 唐書
輔公柘反詔李孝恭討之公柘將馮惠亮等拒嶮邀戰
孝恭堅壁不出遣奇兵絕饑道賊饑夜薄營孝恭卧不
動明日使羸兵扣賊壘挑之祖尚選精騎陣以待俄而

兵却賊追北且躡遇祖尚軍薄戰遂大敗 又魏元忠

傳曰元忠馭軍持重雖無赫然功而亦未嘗敗 又來

瑱傳曰賊圍南陽急瑱能撫訓士舉動安重賊不敢侵

又郭子儀傳曰賊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

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

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 通鑑唐紀曰

初忠武軍精兵皆以黃冒首號黃頭軍李承勛以百人

定嶺南宋涯使麾下效其服裝亦定容州安南有惡民

屢為亂聞之驚曰黃頭軍度海來襲我矣相與夜圍交趾城鼓譟願送都護北歸我須此城禦黃頭軍王式方食或勸出避之式曰吾足一動則城潰矣徐食畢擐甲率左右登城建大將旗坐而責之亂者反走明日悉捕誅之 五代史曰周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 通鑑宋紀曰夏人寇麟州神堂砦知州訾虎躬督兵出戰敗之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捍逐恐失利損

威以張虜勢

持重三

原縱馬

射雉

李廣望匈奴千騎上山陣廣騎皆恐惟廣曰皆下馬解鞍遂縱馬卧胡引兵去

惡之自于後射雉以安衆心

自定

乃止

後漢吳

晉書賊杜曾勇冠三軍周訪

顏軍士激怒人倍其勇賊率五千人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自定突擊大破之諸葛亮數挑戰

宣王欲與戰帝欲令持重乃令骨

增能忍

有謀

書

鯁臣衛尉辛毗伏節制之乃止

朱伺有武勇江夏太守楊珉問將軍擊賊何以每得勝

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我能忍是以勝耳通鑑宋

紀曰狄青風骨奇偉少善騎射里閭俠少多從之既補戎行持重有謀師行當先所向有功及為將正部伍明

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推充克敵名動殊俗為國虎臣

原不

輕敵

不得過

蘇秦曰任大功不輕敵安國扞吳楚安國持重吳不得過

梁王使韓

增不生事

宜養威

唐書王忠嗣傳曰忠嗣本負勇敢及為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

曰平生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

五代史梁臣敬翔傳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荆襄遂攻淮

南翔切諫以謂新勝

原堅臥不起

安坐不動

漢書周亞

之兵宜持重以養威

夫擊吳楚吳楚饑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

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後漢王霸傳曰賊

挑戰霸不出方亭士作倡樂賊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

坐帷講論

據牀指

麾

漢書張奐為匈奴中郎將烏桓叛燒度遼將軍門煙火相望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論若無事稍安陰使

斬渠帥諸胡悉降 晉書張重華傳謝艾討麻秋乘輅
車冠白帽秋怒曰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馳擊
之艾左右大擾勸艾乘馬艾乃下車
據胡牀指麾賊以為有伏兵不敢進 增隱几讀書

坐門部分

後漢孔融傳曰融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
士所餘纔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

几讀書言笑自若 唐書呂元膺拜東都留守都有李
師道留郾郾兵與山棚謀竊發事覺元膺擒破之始盜

發都人震恐守兵弱不足恃元膺坐
城門指縱部分意氣閑舒人賴以安

固壘而待 堅

壁而守

左傳曰成公十六年晉伐鄭楚子救之將戰楚
晨壓晉軍而陣軍吏患之樂書曰楚師輕窳固

壘而待之三日必退 史記王翦傳曰翦東代李信擊
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

壁而守之不肯戰荆
兵數出挑戰終不出

閉營休士

高壘挫鋒

後漢書
王霸傳

曰霸與馬武既破周建蘇茂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臥
不出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
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邀一切之勝今閉營
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戰之善者也唐書武德
中太宗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曰羣軍鋒不可當易以
計屈難以力競今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
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

按軍不動

閉壘不出

五代史唐臣傳曰晉軍屯朝邑

諸將皆欲速戰符存審曰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
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關
雞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劉鄩大敗之存審為
將有機畧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衄與周德威齊名五
代史曰晉攻魏魏人求救太祖遣侯言救魏言築壘于
洹水太祖怒言不出戰遣葛從周代言從周至軍益閉
壘不出而鑿三閭門以待晉兵攻之

從周以精兵自閭門出擊敗晉兵

益治簿書

所

至遊燕

唐書李石傳曰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
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謹走塵起百官或執而騎

臺省吏稍稍遁去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
定宰相走則亂矣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羣無賴
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
門內使趣闔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石鎮靜
君賞有謀幾亂兵界纂聞曰喬公宇參理留都機務
宸濠聲言取南京兵已至安慶而公日領一老儒與一
醫士所至遊燕魚以校奕實以觀形勢之險要而外
若不以為意者人謂公矯情鎮物有賞禕謝安之風

禁暴一

增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
禁暴救亂曰義 又曰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

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 司馬法曰入
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
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

禁暴二

增後漢書公孫述死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
延岑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責漢及劉尚曰城
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
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

天俯視地觀放麋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人之義
唐書高宗文傳曰崇文過興元兵有折逆旅七箸即
斬以徇 通鑑唐紀曰李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
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毫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已分
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 又曰李載義為河東節度
使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
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
汗遣將軍入貢以固舅甥之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

將軍不戢部曲使為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宋史曰宋太祖命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曹彬等出荆南以伐江南將行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勿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 通鑑宋紀曰史天倪說穆呼哩曰今中原已漸定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意且王為天下除暴豈可效他君所為乎穆呼哩善之即下令禁

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 元史曰元太祖二十二

年丁亥六月金遣完顏和卓鄂屯阿固來請和帝謂羣

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時已嘗許不殺掠遽忘下詔耶

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 又曰元世祖帥

師伐宋張文謙與劉秉忠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當一

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期與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

分命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獲生口悉縱之 又

曰元阿爾哈雅集鄂民宣上德惠禁將士毋侵掠其下

恐懼無敢取民之菜者民大悅

明典故紀聞曰太祖

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召諸將徐達等將兵往戒之
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汝等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
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
赦諸將頓首受命及克鎮江城巾晏然民不知兵 又
曰越國公胡大海嘗言吾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惟知
有三事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燬人廬舍故其軍一
出遠近皆趨附之可為行兵者之法 說選載北征記

曰永樂親征阿魯台召諸將諭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
誅亂為首又謂止戈為武蓋謂止殺非行殺也朕為天
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子豈間彼此哉今之罪人惟阿
魯台餘脅從之衆悉非得已不可以同日語自今凡有
歸降者宜悉意撫綏無令失所非持兵器以嚮我師者
悉縱勿殺用稱朕體天愛人之意 又曰永樂北征旋
師次通津戍其地平廣多廩子軍士有馳騎犯之者上
適見之急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種是者必安業於此

不為寇矣而不見人者必聞大軍至懼而逃今縱騎犯之非仁其禁止士卒凡有種藝而無居人者皆勿犯

禁暴三

原齊衆

整軍

執禁以齊衆
整軍而經武

武德

嚴令

左傳楚子曰武有七

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

月令申嚴號令

糾暴

戢暴

周禮上武糾暴糾察

也傳暴而不戢安能保大

增斷首

打胃

唐書郭晞屯邠州士放縱不法白孝德為

節度使不敢劾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段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槩上植市門外通鑑
唐紀曰王建入成都署其將張勅為馬步斬斫使使先入城士卒有犯令者勅執百餘人皆捶其胃而殺之積

尸于市衆莫敢犯故時人謂勅為張打胷

予牌

置榜

弇州史料曰徐達攻張士誠達之將

破之也與過春約曰師入吾營而左公營而右將士入

予一牌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

師入而民不知有兵食寢互市如故竊相咎曰奈何久

抗王師兵畧纂聞曰明太祖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

置榜諭士卒有擄掠者必斬凡遇原斬祀殺厲堙

入城懸之以故軍士秋毫無犯井刊木記檀弓吳侵陳斬祀殺厲謂之殺厲之師注厲

者井堙病也祀神屋也傳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木刊羊祜反禾曹公敗麥苟不戢兵何以

制敵師必有名兵先率義增裂帛書令持符

告譯

通鑑宋紀曰大理國主段氏微弱國政皆決於高祥殺信使遁去呼必賚怒將屠其城張文謙劉秉

忠姚樞諫曰殺使拒命者高祥耳非民之罪請宥之姚
樞製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大理之民賴以全
活通鑑宋紀曰陳希亮知鳳翔府于闐使者入朝過
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為留月餘壞傳舍什物
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希亮聞之謂其僚曰
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皆譯者教之乃使教練使持符
告譯者曰入吾境有不如法
吾且斬若自是無一人譯者原如或不能戢兵則
將焉用彼將整烏合之衆必在有威訓鷹揚之師
豈宜不戢

禁暴四

增將臣之良

唐書李抱玉在鎮十餘年雖無破虜功而禁暴安人為將臣之良

我來

梳汝兵來篋汝

典故紀聞曰正德時四川賊作亂官兵
脆弱調永順保靖兵征之所至剽掠甚

于流賊賊嘗謂居民曰
我來梳汝兵來篋汝矣

禁暴五

增勅漢光武勅馮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
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倚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
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
本能御史士念自修勅無為郡縣所苦

專命一

增孫武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又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專命二

增後漢書郭伋傳曰潁川盜賊羣起徵拜伋潁川太守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因自劾專命

謂擅放降賊也

帝美其策

不以咎之

專命三

原師利專行

君命不受

三國志魏鄢陵侯彰乘勝逐北至桑乾長史以士馬疲又

授節度不得過代

違令輕敵彰曰帥師專行惟利所在縱敵非良將也又諸葛亮數挑戰司馬宣王亦表請

戰使辛毗持節制之亮曰彼本無戰情請戰者示武爾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若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

出界討逆

刻石紀功

後漢書李章為琅瑯太守北海夏長思反因太守處興而

據營陵章即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出界兵不擅發章按劔曰逆虜無狀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無恨遂引兵斬獲三百餘級上狀帝嘉之

又馮緄字鴻卿擊武陵蠻有監軍張敞承宦官意

表緄擅于江陵

大夫出境

司隸持節

公羊傳大夫出境有可以

刻石紀功也

安國家定社稷專之可也

魏志太祖表鍾繇守司

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

以事特使不拘科制

師在制命 守坐擅誅

左傳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註謂太子帥師

後漢任延為武陵太守

增春秋之義 人臣之節

坐擅誅 羗左轉邵陵令

唐書劉仁軌傳曰時蘇定方圍平壤不克高宗詔仁軌

拔軍就新羅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

稷便國家者得專之扶餘豐猜貳表合內攜勢不支久

宜監守伺變以圖之不可輕動衆從其議乃請益兵

又曰時詔劉仁願率兵渡海使代舊屯與仁軌俱還仁

軌曰上巡狩方岳又經略高麗方農時而吏與兵悉被

代新至者未習萬一生變誰與捍之仁願曰吾但知準

詔耳仁軌曰不然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臣之節也因陳

便宜願 不俟朝命 不待奏請 通鑑宋紀曰理宗時

留屯 向士璧不俟朝命進

師歸州捐家貲百萬以供軍費 馬光祖不待奏請招

兵萬人捐銀萬兩以募壯士迎蒙古兵戰於房州敗之

原魏絳戮揚干僕 朱祐受秦豐降傳魏絳戮揚干

殺魏絳絳曰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
揚干無所逃罪至於用鉞臣之罪重請歸死于司寇公
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言軍禮也後漢
朱祐傳秦豐降檻車送洛陽吳漢劾祐廢詔受降違將
帥之任帝不之罪

專命四

增非凡所見

漢書陳湯既領外國與甘延壽謀曰郅支

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雖所在絕遠無金城強弩之守如
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無所之
守不足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延壽欲奏請之
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

專命五

增奏唐陸贄言于德宗曰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以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

軍矯命一

增唐書李晟傳曰朱泚反李懷光陰與泚通帝議幸咸陽督戰懷光大駭疑帝奪其軍圖反益急晟與李建徽陽惠元皆聯屯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

即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
之通鑑唐紀曰節度使李錡反常州刺史顏防用客
李雲計矯制稱招討副使斬李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
進討湖州刺史辛祕潛募鄉閭子弟數百夜襲趙惟忠
營斬之

軍矯命二

原擅發

承制

漢書段會宗擅發戍已校尉兵有詔許贖漢魏春秋詔曰司馬法曰賞不踰

日欲人速覩為善之利昔鄧禹入關承制拜季父為河東守來歙承制拜高峻為通路將軍皆非先請臨時刻

印

鄧艾拜官

宋均置吏

三國志魏鄧艾伐蜀劉禪降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

禪行驃騎將軍司馬文王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

艾曰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後漢書馬援討

五溪蠻宋均監軍援卒均以道遠士病乃矯制命呂种

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斬

大帥而降為置吏而還取馬益軍入山諭盜後漢書臧

自効矯制世祖嘉其功取馬益軍入山諭盜後漢書臧

宮擊公孫述衆多食少轉輸不至會帝遣謁者詣岑彭

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漢書廣漢

羣盜起拜孫寶為益州刺史親入山谷諭告羣宜承

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歸田自効矯制宜承

破竹安可守株師律尚貞兵符示信是謂臧

凶豈宜刑放苟利便宜則非專制宜准灋論

無從公贖

且不稟命

其何議功

陳湯誅郅支

奉世擊莎車

漢書陳湯矯制發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谷永訟湯策慮愐億義勇奮發報

十年逋誅雪邊吏宿耻云云耿育訟湯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云云又馮奉世字子明持節送大宛客遂以節諭告諸國王發兵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蕭望之以奉使有指而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為後法不宜封上善之上將誠為擇利監軍未可與權士

師雖許專征

君命誠難擅發

請雖切於利便

名

自貽於矯誣

在師律而貴貞

豈綸言之可贖

以

信事君節當慎守

用權制敵利在從宜

使者以苟

利國家專之可也 所司以未有君命何其速歟

戰死一

增禮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戰死二

增左傳曰箕之役先軫黜狼曠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 又曰襄老死於郟不獲屍 又哀公十五

年石乞孟厲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
不免結纓而死 檀弓曰戰于郎公叔禺人過負杖入
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
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童汪錡往皆死
焉魯人欲勿殤童汪錡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
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通鑑唐紀曰南詔陷交趾蔡襲
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岸
遂溺海死 唐書來濟傳曰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

其衆曰吾嘗絀刑網蒙赦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冑而馳賊沒焉 通鑑宋紀曰夏人陷金明守兵二千八百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張輿戰死 又曰夏人因金兵內侵乘虛盡取河外武州八館之地因攻震武城兵馬監押朱昭名諸校曰城圯壞難支妻子不可為賊污乃手刃之納尸井中復帥兵搏戰死之 又曰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與姚古進軍相為犄角許翰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約

姚古及張灝俱進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怒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氣 八編類

纂曰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入淮勝帥諸兵拒於淮揚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圖克坦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為

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馳兵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通鑑元紀曰徐壽輝攻九江時東際淮甸西自荆湖守臣往往棄城遁獨李黼守孤城中外援絕賊兵入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母殺百姓賊刺之墮馬與兄冕之子秉昭俱死明典故紀聞曰交趾左參政馮貴善用人嘗得土軍五百勁勇善戰撫育甚厚每率之討賊所嚮成功後五百人為中官馬驥所

奪貴與賊戰不利遂死 又曰僉事毛吉屢擒巨盜陞
副使追賊至密岫山衆寡不敵力戰而死方吉出軍時
以官帑金四千兩為犒賞委余文司出納已用三之一
矣文憫吉死而貧其家無以為歸計以所餘金密授其
僕使持歸是夜僕之婦忽據中堂舉止如吉狀顧左右
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胡僉事榮亟往視之瞪目視曰
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某受國恩不幸死于賊
固無餘恨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某家雖官府無所稽

考然污我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言畢而仆於戲生能
殺賊死無所憾真忠臣也生不受錢死不受污真廉士
也 弇州史料曰張玉隨燕王進攻東昌與歷城侯之
師遇而鏖燕王率數千騎繞出敵後敵聚而圍之數匝
燕王死戰得解玉不知燕王所在突入其陣大戰手殺
數十百人玉亦中創而沒 拊膝錄曰彭聚孫泰俱北
平都指揮也從宋忠守懷來頗有斬獲功宋忠敗泰中
流矢血被甲尚慷慨裹血與聚力戰陷陣俱死之

戰死三

增刻木葬

結蒲葬

三國志曰曹公領兗州牧擊黃巾鮑信戰死購求信喪不獲乃刻木

如信形狀祭而哭焉

通鑑唐紀曰將軍高重捷與泚

將李日月戰於梁山之隅破之乘勝逐北身先士卒賊

伏兵擒之其麾下十餘人奮不顧死追奪之賊不能拒

乃斬其首棄其身而去麾下收之入城上親撫而哭之

盡哀結蒲為

與喪歸

為轉歸

漢書灌夫傳曰父孟

首而葬之

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歸願取吳將報父讐也

漢高祖令從軍死者為轉歸其縣給衣衾葬具祠以

少牢長

被血以戰

飲血轉戰

通鑑宋紀曰敵犯蔡州知鄂州崇陽縣李

吏視葬

涓持兵入援至下城與虜戰創甚猶被血以戰死之

又曰范天順牛富守樊城四年及城破天順仰天嘆曰

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地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嘆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無

一生者 無一降者

通鑑宋紀曰楊業與契丹戰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一父

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皆戰死無一生還者 宋史曰尹玉從文天祥勤王軍敗惟

王殘軍五百殊死戰王力屈被執死餘兵猶夜戰殺人馬蔽田間無一降者

義貫幽魂

德光往業

見孔帖

戰死四

增死寇

死衛國家

並見孔帖

創被體而死不仆

通鑑宋紀曰元

李恒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諸將翬信以短兵接戰恒
駭其以寡敵衆疑有伏歛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
右箭雨集屹不動恒從間道
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
轉戰百二十里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救至踴躍
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甲
胄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創六箭
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歛葬之
唐書曰吐蕃以累
世戰沒為甲門

戰死五

增詩唐邵謁戰城南詩曰武皇重征伐戰士輕生死朝
爭及上功暮作泉下鬼悲風弔枯骨明月照荒壘千載

留長聲嗚咽城南水

杜甫苦戰詩曰苦戰身死馬將

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士使我歎恨傷精
魂去年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別時孤雲今不
飛時獨看雲淚橫臆 杜牧聞慶州趙縱使君與党項
戰中箭身死詩曰將軍獨乘鐵驄馬榆溪戰中金僕姑
死綏却是古來有驕將自驚今日無

示必死一

增說苑指武曰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

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弗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不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又曰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 尉繚子曰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又曰指敵忘身必死則生

示必死二

增唐書張說傳曰王暉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

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指其部宿
帳下召見酋豪慰安之副使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
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
士當見危致命亦吾效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 又李
嗣業傳曰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寺北
賊酋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
大出掩追騎還蹂王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謂子儀曰
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

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
進所向無前歸仁匿兵營左覘軍勢王分回紇銳兵擊
其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自日中至是斬首六萬級填
澗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長安 南唐何敬洙傳曰周
人侵淮南元宗命敬洙清野入保敬洙格詔出城除地
為戰場曰敵至吾與兵民俱死於此丈夫豈能惴惴閉
門自守耶

示必死三

原焚舟

背水

左傳孟明伐晉濟河焚舟註示必死不復渡也漢書韓信為背水陣破趙軍

塞井

湛船

塞井夷竈皆示必死漢書項羽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

衽金草

蹈白刃

中庸衽金草死而不厭白刃可蹈也

增聯鐵鎖

布鐵藜

八編類纂曰宋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以舟師萬艘

駐焦山東每十船為一舫聯以鐵鎖以示必死又曰

勝捷軍張師正敗宣撫使李彌大斬之大校李復鼓衆

以亂溜青之附者合數萬人山東復擾彌大擐世忠將

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為四隊布鐵蒺藜自

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勦殺於是莫

敢返顧皆死戰

大破之斬復

原臨難無免視死如歸禮臨難無苟免李

陵答蘇武書三軍

其可敵乎

誰能禦之

躬擐甲

胄

親授矢石

增內刀於鞞

積薪於門

唐書李光弼傳曰光

弼將戰內刀於鞞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

八編類纂曰金人敗盟

劉錡在順昌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置家市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

書

名相服

書名手足

弇州史料曰劉景韶以按察副使治兵備江北倭大至前鋒犯如臯

公單騎赴之敕吏士開門以待賊不敢逼援兵亦稍稍至公呼諸將歃血而盟書其名相服曰是戰也不利我

必死之諸將人人奮

兵略纂聞曰任參政環初同知蘇州值倭寇東南承平久吏民不知兵草賊至輒奔潰

公獨練訓所統民兵與力戰而躬介胄策馬先之自書其姓名於腹背手足曰死戰吾責也雖然先人之遺體不可棄也茲用以志庶

得收葬焉聞者咸感泣

原整無敵之旅

勵必死之

夫歌虞殞具哈玉

破釜甌燒廬舍

吳伐齊齊公孫夏命其徒歌虞

殞陳子行命其徒具哈玉皆示必死

漢書項羽渡河

湛船破釜甌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必死

無還心于是大

破秦

統率先之卒誓以忘身

握尚右之兵示其必

軍

死

示必死四

增據胡牀坐壘口

通鑑宋紀曰劉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

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

單車入賊一

增後周書于謹傳曰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為長
流參軍謹請馳往喻賊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
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領三萬餘戶並
款附 隋書曰劉權為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羣盜起
不得進詔令權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相遇不與戰先
乘單軻詣賊營說以利害羣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
嘉之 又曰仁壽初山獠作亂出衛玄為資州刺史以

鎮撫之立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立單騎造其營謂
羣獠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
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
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縑二千疋除遂州總管仍令
南劔安撫 唐書契苾何力傳曰時鐵勒九姓叛詔何
力為安撫大使何力以輕騎馳入其部諭曰朝家知爾
誑誤遂及翻動使我賞爾過得自新罪在凶渠取之則
已九姓大喜共擒偽葉護及特勒等二百人以歸 宋

史宗澤傳曰澤知開封府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 宋史岳飛傳曰黃佐降岳飛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 又韓世忠傳曰既破李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

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推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下馬解鞍飲啖之盡於是衆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未至始大悔失色 兵畧纂聞曰孔侍郎鏞知高州日峒獠倉卒犯城公莅任纔三日郡兵先已調發衆議閉門守公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乃單馬自往諭賊迄終任賊不復出

單車入賊二

原渤海清平

單于驚喜

漢書龔遂字少卿涿海盜賊並起拜遂為太守遂未至郡

先以書諭敕非執弓矢者不得執

以為賊單車至郡盜

遂清平 魏志裴潛字文行拜代郡郡大亂有烏桓大

人專制潛單車之部

造壘並降 入家不害

後漢書廣陵賊

單于驚喜潛安撫之 張嬰眾數萬殺刺史以張綱為太守單車之職竟造嬰

壘諭以禍福嬰泣曰更生之辰也所部並面縛歸降 魏志張遼圍昌蓀蓀與遼語許降遼單車身上三公山入

蓀家拜妻子蓀隨詣太祖太祖責遼曰此非大將法遼

曰以明公威信著四海

遼奉聖旨必不敢害 增單車造壘 單車馬詣營 唐書

王雄誕傳曰蘇賊聞人遂安據崑山杜伏威使討之雄

誕以邑險而完攻之引日遂單車造壘門陳國威靈因

開曉禍福遂安即降 又李大亮傳曰大亮為土門令

賊大至大亮單車馬詣營說豪帥為分別禍福賊眾感服

遂相率降

單騎入陣

單騎衝陣

兵畧纂聞曰常遇春從大將軍北征略定山東

諸郡遂破汴梁進攻河南元兵五萬屯洛北迎戰遇春布陣既定單騎執弓矢入陣敵以二十騎攢槊共刺遇春發一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遂盡殺其二十騎敵遂大潰河南下諸郡邑悉平又曰東丘侯花雲從上於臨濠上使將兵略地上將取滁州雲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拔劍躍馬衝其陣而過賊驚曰此黑將軍不可與爭鋒

原蕭王推赤心

杜畿出不意

後漢書世祖降

銅馬封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安世祖輕騎按行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相投死乎魏志河東民衛固謀逆荀彧舉杜畿為太守請單車往出不意固伏誅

趙憲示威信

陳衆以義諭

後漢書趙憲字伯陽時江南未通以憲為簡陽侯相不肯受兵單車之部吏欲不納

憲示威信乃悉降于憲 廬江七賢傳陳衆辟州從事
有劇賊淳于臨等數千人攻縣衆請以思信曉諭降之
乘單車往賊所以義告
諭臨素服名德即降衆

單車入賊三

增身至壁撫諭

唐書裴懷古傳曰始安賊歐陽倩衆數萬剽沒州縣以懷古為桂州都督招慰

討擊使未踰嶺逆以書諭禍福賊迎降自陳為吏侵而
反懷古知其誠以為示不疑可破其謀乃輕騎赴或曰

撩夷難親備之且不信況易之哉答曰忠信可通神
明況裔人耶身至壁撫諭倩等大喜悉歸所掠出降

免胄見酋

唐書郭子儀傳曰僕固懷恩盡說吐蕃回紇等三十萬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急召子儀

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圍已合子儀將出左右諫子儀
曰敵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五

百騎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敵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忘忠誼而至是耶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

軍行險道一

增唐書李光弼傳曰僕固懷恩媚光弼功陰佐朝恩陳掃除計使者來督戰光弼使傳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于原敗斯殲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阻險懷恩不從賊拒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偽遁懷恩軍

爭剽獲伏兵發官軍大潰 兵略纂聞曰嘉靖十六年

阿向據凱口因為亂宣慰使安萬銓提兵萬餘相持三月仰視絕壁無可為計獨東北隅有巨樹斜科偃蹇半壁間然去地二十丈許萬銓令軍中能為猿猱上絕壁者與千金有兩壯士出應命乃鍛鐵鉤傳手足為指爪人腰四徽一劒約至木憩足即垂徽下引人人帶銃砲附緣長徽而起候雨霽夜昏黑不辨咫尺時爬緣而上微聞刺刺聲俄若崩石則一人墜地骸骨泥爛矣俄而

長徽下垂始知一人已據樹乃遣兵四人緣徽蹲樹間壯士應命者復繇木間爬緣而上至囤頂適為賊巡徼者鳴鑼而至壯士伏草間俟其近揮劍斬之鳴鑼代為巡徼者賊恬然不覺也垂徽下引樹間人樹間人復引下人累累而起至囤者可二三十便舉火發銃砲大呼曰天兵上囤矣賊衆驚起昏黑中自相格殺死者數千人奪徑奔下失足墜崖死者又千人

軍行險道二

原水險

道惡

後漢馬援討五溪蠻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

不如進壺頭搃其咽喉充賊自破遂進壺頭賊乘高守隘船不得上

漢武帝責楊僕曰失期內顧以道惡為

解

導軍

薄人

漢張騫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從大將軍征導軍知善水草處得無饑

渴左傳不待期薄人於險

越太行

進壺頭

穀梁齊桓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束

馬懸車越太行

下已詳前註

布土治道

鑿山通道

後漢王霸治飛狐道推石

布土築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里

魏志鄧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

深糧運將匱瀕于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懸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

李廣失

道五將失道

漢李廣引兵與大將軍出東道亡失道後期大將軍使持糒醪問失道廣自殺

李陵答蘇武書五
將失道陵獨遇戰

山澤之險

阻隘之軍

斥山澤之險

古之為軍
不以阻隘

增魚貫而前

蟻附而上

唐書李嗣業傳
曰嗣業從平石

國高仙芝率兵深入為大食所敗嗣業馳守白石路既
隘步騎魚貫而前會拔汗那還兵輜餉塞道不可騁嗣
業懼追及手挺麈擊人馬斃仆者數十百敵駭走宋
史趙適傳曰晏州酋卜漏反據輪縛大國巡檢种友直
遣土丁捕獐數千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獐背暮
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崖顛乃縋梯引下人人銜枚挈
獐蟻附而上詳見
火攻三火獐註

軍行險道三

增車行馬驟毛髮栗然

北征錄曰十七日發雞鳴山山
甚峭上有斥侯行里餘路甚窄

僅可容兩馬人馬輳集危迫殊甚又行三四里度橋山下有土垣乃元時花園有舊柳數株尚存更行二十餘里過坳兒山路險如雞鳴山石巉然下壓下臨河水路陡絕旁有積雪凝附于岸雪上亦可行但圻裂可畏車行馬驟毛髮栗然

祥應一

增桓譚新論曰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孟津之上至此武王已畢三年之喪欲卒父業升舟而魚入則地應也燎祭降鳥天應也二年聞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少師抱樂器奔周甲子日月若合璧五星若連珠昧爽

武王朝至于南郊牧野從天以伐紂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 山海經曰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啟而冬閉冬啟乃必有兵

祥應二

增後漢書耿恭傳曰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乃整衣冠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敵敵以為神明遂引去 王隱晉書曰咸康元年督護王隨領三千

人討寧州賊三角皆裂軍人惡之隨曰裂者破也當破而不得土地也到西平郡界兩道討賊賊守馬羨奔走民皆歸降 晉書載記曰呂光討西域進及流沙三百

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 後周書曰太祖志在討侯莫陳悅將刑牲盟誓同契王室初賀拔岳營於河曲有軍吏獨行忽見一老翁鬢眉皓素謂之曰賀拔雖復據有

此衆然無所成當有一字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
訖不見此吏恒與所親言之至是方驗 唐書曰肅宗
至平原郡路旁忽遇一伏兔命左右索弓箭因謂左右
曰吾若破賊射則中之不然則否一發而斃左右咸稱
萬歲

祥應三

增水泮

水合

晉書載記曰石勒拒劉曜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竭先是流澌風猛軍

至水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為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

唐書王方翼傳曰初方翼次葛水暴漲沈祭

以禱師涉而濟又七月次葉河

烏噪

兔舞

唐書李敬業傳

曰敬業反武后遣大將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屯高郵孝逸後軍蘇孝祥率奇兵夜度擊敬業孝祥死孝逸退守石梁有烏羣噪敬業營上監軍魏真宰曰賊其敗乎風順荻乾火攻之利也固請戰遂度溪擊之敬業置陳久士疲皆顧望不正列孝逸乘風縱火逼其軍軍稍却敬業乃敗唐書吐蕃列傳曰蕭晃為河西節度留後明年吐蕃攻白草安人軍詔臨洮朔方分援吐蕃絕臨洮道白水軍使高東于拒守吐蕃引去晃遣將追尾有雲出軍上白雲似蓋花如龍典故紀聞曰明太免舞大破吐蕃

雲似蓋

花如龍

祖攻婺城未破先

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氤氲似蓋城中望之以為祥及城下乃知為駐蹕之地又曰成祖靖難師至紫荊所

服素紅絨袍忽見白花如雪色凝為龍紋鱗鬣皆具美如刺繡諸將見者駭異以為嘉兆

原牙中

臬鳴

梁上鷹集

晉書謝艾討麻秋臬鳴牙中艾曰臬

王敦反虞潭于本縣得宗人大姓數萬赴國難有野鷹集屋梁衆大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鷲之鳥來集破賊必矣

祛衣示水

麾扇反風

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未

尺而人物具焉右祛衣馬前疾走管仲曰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示涉也至卑耳谿從右涉大濟詳征伐北齊書曰陸法和征侯景將任約至赤沙湖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即反于是大潰約軍

白魚

舟中

紫雲牙上

宋書云孝武率衆入討牙立之後天

色間霽有紫雲于牙上

增刺山泉涌

祝井泉溢

漢書曰貳師將軍李廣利

被圍水絕廣利拔刀刺山飛泉涌出北齊書曰平鑒為懷州刺史請於州西故軹道築城以防遏西寇尋而

西魏來攻是時新築之城乏水衆大懼南門內有一井隨汲即竭鑿乃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井泉湧溢

羣魚躍水

雙龍挾艦

南史王僧辨傳曰僧辨討侯景舟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

懼僧辨再拜告天風遂止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見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艦行甚迅疾

祥應四

增止雪反風

唐書王暉傳曰開元中降蕃叛勅暉帥并州兵濟河以討暉間行卷甲捨幕趨山谷

夜過雪恐失期誓于神明曰暉事君不以忠不討有罪天所殛者當自蒙罰士衆無罪心誠忠而天鑒之則止

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霽時叛者分為二道

此雲

無知乃為賊瑞

又朱滔傳曰滔與田悅王武俊各僭為王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馬燧望

笑曰此雲無知
乃為賊瑞耶

黑氣狀如鬪雞

五代史曰劉鄩攻同
州符存審與李嗣昭

救之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鬪雞
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鄩大敗之

火光正圓

自空而墜

金史本紀曰太祖攻遼方進師有火光正圓
自空而墜上曰此祥徵殆天助也酌白水而

拜將士莫
不喜躍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九